

我是个算命先生

让一个82岁的算命老先生，带您见识算命背后的古老智慧与江湖猫腻。

手相、面相、八字、八卦、周易、紫微……

长篇小说
易之 著

你算过命吗?



我是个算命先生

让一个82岁的算命老先生，带您见识算命背后的古老智慧与江湖猫腻。

易之 著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个算命先生 / 易之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11.12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074-2475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易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9271 号

责任编辑 张礼庆
特约编辑 读客张程锦 读客王唯径
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杨佰顺
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30 号 (邮编: 100053)
网 址 www.citypress.cn
总编室电话 (010) 68171928
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@sina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字 数 205 千 印 张 16
开 本 680 x 990 (毫米) 1/16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9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自序

你算过命吗？你受过骗吗？

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，却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在你身边的群体，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命理工作者，更不是周易研究者，他们粗通皮毛、一知半解，却以“算命先生”自居，他们玩弄口才、设置骗局，或单独行动，或三五成群，或摆摊吆喝，或上门自荐，街头巷尾、茶楼酒肆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，这些“算命先生”，和我们即将介绍的一个群体——“江相派”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！

什么是“江相派”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

“江相派”是一个打着算命旗号骗人钱财的特殊群体，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300年，他们兴起于清朝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兴盛于清末民国，抗战后解体，建国后消亡。这个组织最初由洪门五祖之一方照舆创立，目的是“反清复明”，他们打着算命看相的旗号秘密发展“天地会”成员，宣扬“替天行道”的理念，不断壮大反清的势力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到了清末民国，这个群体逐渐失道，其作用也由“反清复明”演变为纯粹的坑蒙拐骗，整个堂口（帮会）也道义尽失，建国后，在新中国打击“会道门”的运动中彻底瓦解并消亡。作为一个群体，灭亡了，但由于“江相派”曾盛极一时，成千上万的信徒遍布全国，其骗术也流传甚广，所以，时至今日，在社会的某些角落，一些算命先生仍秉承“江相派”的遗风，在骗，在诈，在折腾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“江相派”的影响，可以说是“江相派”的余孽。

有关史学家曾试图解读“江相派”，但终因史料不足而放弃。“江

相派”的秘籍口口相传，“江相派”的行踪无比诡秘，他们披着“算命大师”华丽的外衣恣行诈骗之术，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村氓野夫，都逃不过他们的天罗地网，却极少有人能识破他们。

江湖传言他们装神弄鬼，敛财骗色，丧尽天良，无恶不作，那么究竟他们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？这些人究竟是如何行骗的？他们真的一点人性都没有吗？

有一位在世的老人，他是“江相派”的传人，生于1928年，1948年加入“江相派”，1952年在政府打击“会道门”的运动中入狱，1957年出狱，这位现在已经82岁高龄的老人就是本书的作者（也就是我）的姨爷爷。

一直以来，我总会听他讲述那曾经的故事：他们如何画符念咒，如何呼风唤雨、作法驱妖，如何把军统特务、土匪头子、深闺怨妇、黑道老大、青楼妓女玩得团团转。那鬼魅狐影的传奇，那你死我活的争斗，那利欲熏心的阴谋，都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，“江相派”作为一个体系，虽罪恶累累，但却有着自己的核心理念，概括起来有几条：

1. 只骗恶人，不骗好人。遵循的是以恶制恶的法则。

2. 及时行乐的观念，骗来的钱要迅速花掉。所谓：“江湖财，江湖散，不散有灾难。”

3. 不骗色，夺人之妻为大忌。具有最淳朴的人伦观念。

4. 不离人骨肉。在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封建伦理熏陶下，“江相派”从不拐卖和伤害他人孩子。

姨爷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只要肯回头，就能上岸。我征求过他老人家的意见，他愿意把这些事情公布于众，对自己，是了结；对世人，是警示。于是，姨爷爷口述，我整理，“江相派”那段神秘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，这是直接源于“江相派”嫡系传人

的第一手资料。随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以此为基础，将“江相派”的历史重新勾勒，也就形成了今天这部纪实性质的小说。

为了叙述的方便，本文皆用第一人称“我”，代表姨爷爷，重点讲述从民国元年到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的“江相派”历史，读者将会从文中领略到“江相派”炉火纯青的“英耀”骗术、神鬼无敌的“扎飞”技法、诡谲难解的“鲁班门”鬼手术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当读者了解了这些骗人手法后，也就不会再上当受骗！

易之

2012.01.08

目录

第一章 算命是一门古老的行当 /1

我说：“你拿块红布，上面写上儿子的名字。晚上十二点，把它系在一棵大槐树上，你就说大槐树啊，大槐树，我儿认你当干娘，保佑我儿别受伤。然后磕三个头，回来把红布盖在鸡窝上就行了。大娘，要记清啊。”解灾说得越生动，就显得越真。这种认大树为干娘，认水簸箕为干爹的手段，都是算命先生常用的。

第二章 我的师父是民国时期 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 /33

祖爷说：“骗子有什么道？”

涂一鸣脸一沉：“你懂什么！我们‘江相派’，一拜天为父，二拜地为母，有情有义桥下过，无情无义刀下亡，劫富济贫天为证，贪财贪色天报应！你说骗子有什么道？师父明知你会杀他，他却不杀你，反而养着你，这就是道！”

第三章 生辰八字、赶尸、合阴婚 后面的惊天秘密 /75

黄鳝的血，腥味极浓，能将方圆几里的蝙蝠吸引过来。夜晚如果将鳝血涂在一家的大门上，那么周围的蝙蝠就会闹腥而来，不停地拍打着翅膀，撞在大门上，这家人就以为有人敲门，披上衣服，打着灯笼走出来，一开门，灯笼一闪，蝙蝠喜欢阴暗，最怕光，忽的一下全都消失了，这家人一看门外什么都没有，就会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回到屋里，刚要睡下，又会听到同样的敲门声，再起来，开门看，还是啥也没有，如此反复折腾几次，这家人就崩溃了！

第四章 巧设美人局，

为中国第一暗杀王王亚樵复仇 /108

祖爷说：“此法的精髓在于取处女先天之阴，补男人后天之阳，阁下八字四柱纯阳，阳气过盛，今年又是阳气旺盛之年，盛极而衰，阁下必须找到处子之身进行交合，阴阳调和，则官位可及。但，男女之事，须你情我愿，阁下万万不可强求，否则有悖天理，还不如不做！”

第五章 算命行当中隐藏的周易玄机 /149

“江相派”做了两个最大的孽，其一，就是骗财骗色，滥杀无辜；其二，就是把周易的名声给玷污了，《易经》乃阴阳之道，古人常说，不为良相，当为医卜，术数乃《易经》之精髓，当用来趋吉避凶，造福百姓。“江相派”根本不懂《易经》，却假借《易经》之名，招摇行骗，使民众对《易经》多存怀疑，中华术数之名誉毁于一旦！

第六章 “四大算命先生”各显独门绝技 /186

“风子手”近两个月来吃的那些饭菜，都是五行相冲相克的混搭，“混沌开元猪肉”加“阴阳大菱角”，大阴撞大阳，水漫木漂，摧肝；“老坛鸡丝黄瓜”加“九阴醉花生”，少阴冲老阳，木多金摧，断肺；“三阳开泰狗肉”加“双色秘制豆”，老阳拔少阴，伤肾……每七日一个轮转，轮番摧残五脏六腑。

第七章 由魔入佛：

我这个算命先生迷上了周易 /219

兄弟们经过政府改造，都走上了正途，有的人进了棉纺厂，有的人进了邮局，有的人进了机械厂，有的人从商做起了小买卖，有的人考了中医，当了大夫，有的人当了老师，也有几个人，包括我，由于对周易的特殊感情，认认真真地学习起来。

第一章 算命是一门古老的行当

绝不外传的算命口诀

贪者必贫，君子以为大戒，佛门亦为五戒之首，故做“阿宝”，咎不在“相”，而在“一”。

——《阿宝篇》

这句话出自江湖秘本《阿宝篇》，意思是说人性是贪婪的，贪婪是大戒，所以贪婪的人必贫，所以做“阿宝”，去骗那些贪婪的人，是没有错的。换句话说就是，他们活该！

“阿宝”是黑话，是对靠算命行骗的人的统称，“相”是指行骗者，“一”是指受骗者。

1948年，我20岁，为了生计，跟了祖父。祖父是当地骗子圈的头

头，资历老，手段辣，要想在当地干黑活，必须都拜他为师，否则他会找人把你“切”（弄死）了。就像现在的小偷组织一样。

跟了祖爷，就有了保护伞，但骗来的钱财也要统统“打日头”。“打日头”就是必须一文不少地上缴，然后再给你“抽头”，具体抽多少，全由祖爷定。

有的人私闷了财产，祖爷有手段，否则他就不叫祖爷了，他的心理战很厉害，而且还派人“打圈子”（监视），只要发现了，剁一根手指，再有二次，就“切”了。

入了这行就别想出去，因为你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要么继续干，要么就被人“切”。

通常没人会反，因为收入很高，这一行没有淡季。

跟了祖爷，首先要学阴阳五行，这叫打底子，即便是骗，也要有点基础，否则蹩了脚，祖爷也受牵连。打了一个月的底子，开始学“英耀”，就是骗术心理学。英耀的核心口诀我至今记忆犹新：

入门观来意，出言莫踌躇

天来问追欲追贵，追来问天为天忧

八问七，喜者欲凭七贵，怨者实为七愁

七问八，非八有事，必然子息艰难

士子问前途，生孙为近古

叠叠问此事，定然此事缺；频频问原因，其中定有因

僧道从清高，不忘利欲

庙廊达士，志在山林

一哥要狠刀，二哥要抛刀，三枣要跳蚤

这都是黑话，需我慢慢讲解。

第一句：入门观来意，出言莫踌躇。

就是说有人来算命，或者去登门给对方算命，自己先不要说话，要听对方讲，对方讲的越多，透露的信息就越多，你瞅准了时机，冷不丁地说一句，要击中要害，千万不能踌躇，不能模棱两可，否则对方就会认为你没水平！那么如何抓要害呢，就看下面这几句了。

第二句：天来问追欲追贵，追来问天为天忧。

“天”是指父亲，“追”是指儿子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是父亲来给儿子算命，基本都是要问儿子是否会有出息，是否会富贵。父母都是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哪怕他就是个壁虎或野鸡。他既然问这些，言外之意就是现在儿子或女儿不上进，或者没有富贵的迹象，或者调皮捣蛋，你按这个路子断，肯定没错！后半句是说，凡是儿女来给父母算命，绝对是父亲或母亲身体不好了，要么有病了，要么要归西了，除此之外，儿女没有任何事情会想起父母！所以直接断他的父亲或母亲身体不好，肯定没问题！

第三句：八问七，喜者欲凭七贵，怨者实为七愁。

“八”是指妻子，“七”是指丈夫，意思是说，只要妻子来问丈夫的前途和运势，那么，如果这个女的是高兴着来的，喜形于色，就说明她老公最近可能要有官运或者财运，总之要有好事，但好事还没来到，或者刚刚有苗头，她前来问卜一下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断她老公有福有禄，要走大运了，甭管结果如何，当时她肯定笑得像个傻包子，赏钱也会给很多！相反，如果这个女的是一脸忧郁地来的，那么肯定是她老公最近走霉运了，或者要丢官，或者要破财，或者要把她甩了，或者感情不和了，你往凶的方向断，肯定八九不离十！然后狠狠敲打她，告诉她如果不解灾，就会倒霉十年，还有性命之忧，此时，她会乖乖地把兜里

的银元掏出来，你骗了她，她还给你磕头！

第四句：七问八，非八有事，必然子息艰难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是老公来给老婆算命的，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怀疑老婆不忠，给他戴绿帽了；要么是老婆不下蛋，生不了孩子！除此之外，老公永远不会给老婆算命！

第五句：士子问前途，生孙为近古。

这里面也有两个黑话，“生孙”，是指商贾，有钱人；“近古”，近，是指活着，古，是指死了。士子就是读书人，士子来了肯定是问前途如何，能不能高中，能不能做官，能不能光宗耀祖。大款来了呢，肯定是问自己能活多大岁数，或者问人生路上有没有大灾大坎，因为他有的是钱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怕活不长。这个心理抓住了，一切都好说了！

第六句：叠叠问此事，定然此事缺；频频问原因，其中定有因。

凡是反反复复总是问某件事的，那么这件事肯定是很不好，很不如意，很不完美；凡是总是揪住一个问题问起来没完的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她要询问的事情的起因，不是你算得准，是她透露的太多了！

第七句：僧道从清高，不忘利欲。

真正的出家人是不会去算命的。那些道貌岸然的僧道如果前来问事，就是凡心不死的表现，不是问利，就是问欲。你以利欲许之，他必然大喜！

第八句：庙廊达士，志在山林。

“庙廊达士”是指做官人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，其实野心更大，利益心更强。仍以利欲许之，亦大喜！

第九句：一哥要狠刀，二哥要抛刀，三枣要跳蚤。

这又是黑话，“一哥”是指最容易上钩的傻狍子，对你深信不疑，此时刀一定要狠，狠到什么限度，爷爷说了：“别倾家荡产就行！”“二

哥”是指对你有怀疑了，或者认为你算得不准，那么此时千万不能恋战，不能有贪心，一分钱不收！“三枣”，是指故意找茬的人，如果一看就是上门找茬的，马上溜之大吉。剩下的事祖爷来摆平！

讲到这，你肯定认为祖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对！祖爷是个很有文化的人，长得很好，很面善。如果你不了解他，你永远无法把他同诈骗、行贿、杀人联系在一起。

祖爷轻易不发怒，只有“小脚”们整了脚时，才会发脾气，但也不大，不是你想象的又打又骂，但他只要脸一沉，就足够把你吓个半死！

我见过祖爷发的最大一次脾气，是入行后第二年，有几个坝头要爬香，“坝头”是祖爷底下第二级管理者，“爬香”就是造反，祖爷当时雷霆大怒，亲手切了那个领头的。

初次算命

第一次吊孢子，是在我加入堂口两个月后。因为是新手，城里的场子是不让打的，祖爷安排的是周围一个叫“安家庄”的小村。祖爷说我长得胖，眼睛小，可以翻一下眼，装瞎子，这样对方的心理戒备就没那么强了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次打场根本不算什么，充其量算是“试水”，跟祖爷一次圈几百块大洋的大局差远了！

我拿着竹竿，晃晃荡荡地进村，先去的几户人家都把我赶了出来。

后来终于有一家肯让我坐下说话了，是个老太太自己在家。老太太约摸六十多岁，满脸皱纹，把我让进屋里，一个劲地说：“慢着点，慢着点，我给你拿个凳子。”

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她的眼力还没我好。老太太还给我倒

了一杯水，接过时，我看到她的手上都是裂口，特粗糙，像树皮，我忽然想起死去的老娘。老娘是头一年得肺结核死的，那双手和这老太太的一样！

我有点心软了，但马上想到祖爷那双眼，想到坝头交给的任务。

老太太关心地说：“这么年轻就出来做这个啊？”

我一翻白眼：“大娘，我从小失明，就跟师父学算卦，眼瞎了，但心里清楚啊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对！对！对！好孩儿啊。”

我说：“嗯，没别的本事，就会算一卦。大娘，您给谁算啊？给自己吗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不是。我都快入土的人了，不用算了。你给我儿子看看吧，看看他这两年怎么样啊？有坎儿有灾没？”

她这句话直接透露出他儿子这两年肯定不怎么样，而且老太太说这话时，声音都在颤抖。

我说：“大娘，你得把你儿子的生日告诉我，哪年，哪月，哪天，什么时辰？”

其实这就是演戏了，后面怎么批、怎么说，早就想好了！

老太太报出他儿子的生辰八字后，我开始掐指运算，翻白眼时，看到老太太焦急地等待着。

“大娘，您儿子是水命啊，这两年犯太岁，不太顺啊。”说完，等着她说，看她怎么回应。根据规律，基本是肯定回答，如果是否定也没关系，我说“这两年”，也可以包括今年，今年刚开始，还没结束，如果她否定，我就说到下半年才会见到。

结果老太太叹口气说：“是啊。”

我马上说：“大娘，您这儿子是个孝顺儿子啊！”

这句话几乎百发百中，因为父母疼孩子十分，孩子还父母一分，父母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孝顺。况且逆子本来就是少数，如果她儿子是个不忠不孝的白眼狼，她也不会这么难过，更不会给她儿子算命。

老太太落泪了：“是啊，我那儿子啊，对我可好了，个子高，有力气，孝顺啊。”

我看到老太太眼里含着泪花，我继续说：“他这两年犯走马星！”

老太太问：“什么星？”

我大声说：“走马星，就是东奔西走啊，又累又苦啊。”那个年代，为了挣命，哪个不东奔西走！

老太太眼泪啪嗒落下，“是啊，他去年充军了，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啊！”

看到老太太流泪，我竟然也哭了，不知是为她，还是为自己。

老太太见我哭了，拿了个脏手巾，边给我擦，边说：“孩儿不哭啊，孩儿不哭。”

我说：“大娘，我替你难受啊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好孩子啊，好孩子。”

我说：“大娘啊，你的儿子现在到难处了，很危险啊。”

老太太惊恐地说：“怎么了，还活着吗？”

我说：“活是活着呀，就是太危险了，战场上那子弹可不长眼啊，他这个灾得破破呀，不破就回不来了！”

老太太大惊失色：“快给破破，怎么破啊？”

我说：“你拿块红布，上面写上儿子的名字。晚上十二点，把它系在一棵大槐树上，你就说大槐树啊，大槐树，我儿认你当干娘，保佑我儿别受伤。然后磕三个头，回来把红布盖在鸡窝上就行了。大娘，要记清啊。”解灾说得越生动，就显得越真。这种认大树为干娘，认水簸箕

为干爹的手段，都是算命先生常用的。

老太太说：“这就保佑他没事了吧。”

我说：“大娘，还不行，你儿子在战场上打死的人太多了，那些被他打死的人，也会向他索命啊。”

老太太又开始忧虑：“那怎么办啊？”

我说：“你得替他做善事啊，多做善事，善有善报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对！对！对！孩儿说得对啊！怎么帮他做啊？”

我说：“你替他捐点香火钱，我帮您送到寺院，我泄露天机了，我也要帮着捐。捐完就好了，最晚明年开春，您儿子就回来了！”

老太太抿嘴笑开了，高兴地回屋了，好久拿出两张“大白条”来。大白条是对法币的称呼，因为通货膨胀，太不值钱了！

我说：“大娘啊，你这钱现在外边都不能花了，好多地方不认啊，我没法给你上香火钱啊，咱不能欺骗佛祖啊。”

老太太尴尬地说：“哦，我这还有几个铜板，又回到屋里。”

遵循祖爷的教训，大洋和铜板一律都收，这种硬货币掌握在手里，国民党怎么改革都没事。

我接过铜板，一看才三个，我说：“大娘啊，实在没有就算了。我替你出了吧。”

老太太忙说：“可不行，可不行，孩儿，你等着，我这还有几尺没动剪的新布。”老太太回屋里翻弄了好一阵，把压箱底的一卷蓝布拿来，就是农村做被面的那种染色的蓝色粗布。

我说：“这就行了，大娘，我都替你捐了。”

老太太高兴地合不拢嘴：“可亏了孩了，可亏了孩了。”

说完，还把我领出家门，然后慢悠悠地说：“孩儿，走路小心啊，村口有井。”

我说：“知道了，大娘。”

我拄着竹竿，装模作样地走出村庄，一路跑，一路哭。

第一次打场子收获很少。除了那两张可以忽略不计的“大白条”，就是几尺粗布和三个铜板。

但总比另外两个新手吊得多，那俩人，一个什么也没吊着，还被人骂了一通；另一个怕祖爷和坝头责怪，竟然偷了人家村头杏园子里钉桩子的铁榔头回来交差。

祖爷说：“我们是‘相’，不是贼！打了空场就空着回来，偷鸡摸狗的事干不得！”

吓得那只小脚赶紧跪下，连连认错。

祖爷说：“不是你的错。二坝头！”

二坝头马上走出来，跪下：“祖爷！”

祖爷说：“你的脚，你要带好！”吼得二坝头满头冒汗。

每次打场回来，都要详细汇报，一是清点孢子，二是避免下次互相撞场。每个坝头都要记账，但都记不过祖爷心里那笔账。

祖爷的心太细了，堂会开完后，单独把我留下。

祖爷说：“你心软了。”

我心想：他怎么知道的？

祖爷说：“你哭过。”

我说：“是，因为她太可怜。”

祖爷说：“可怜？你看我可怜吗？”

我傻乎乎地看着祖爷，不知什么意思。

祖爷说：“我更可怜！每天几十把枪对着脑袋，哪根线踩不好都要死人！”